

社址上海

定報 每三日出一張 定期
 開閱全年大洋二元
 半年大洋一元一角
 每月大洋二角 郵費
 在內 郵票加一
 價格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請吸新出
大長城牌國貨香烟

自來血
樹皮丸
海波藥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
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
質和平無驗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是九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
精陽萎腰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
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實患花
病者服之去汚生新清便凡疥瘡
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
驗如神

每瓶二元

繁華世界
金錢爲法
水東來西
去欸省而
不能今有
妙法每月
在消耗費
中節省一
份錢去投
入儲蓄裏
將來可以
集成巨數
并且每月
有得獎的
希望中法
儲蓄會成
立最早會
員最多當
衆開獎最
靠得住中
國政府立
案法國政
府注册開
獎在所不
要錯過

西醫張世楷秘製

效功

此膏能治一切瘡毒，無論新舊，一貼即愈。凡患此症者，不可不備。此膏乃祖傳秘方，選用名貴藥材，精工製成。凡患瘡毒者，貼之即愈，永不復發。此膏之功效，實非他藥所能及也。

近取以本號西藥房

英界西馬路一百一十號

寄售處

上海英界西馬路一百一十號

發行所

上海英界西馬路一百一十號

總發行所

上海英界西馬路一百一十號

脹腦

大華德海上
 藥行發行
 德國
 六零六
 萬國花柳會一
 內服
 注射六零六發明與德國文籍氏呼
 德國內服六零六發明與德華大藥
 故德國內服六零六已將中國北京
 軍部各軍官去年之來函及各省名
 之保證得有正確之功效本行業畢
 成册題名為德國內服六零六藥考
 資信用茲因括括空變相種種六零
 之出品不可窮詰事固熱心公益實
 彼此誹謗以求施另用之異同已非
 朝一日之能審實而况梅毒之劑乎
 症候既變幻莫測若不以病人報告
 敢自命靈藥但本行德國內服六零
 已得世人之信用勢力必傍意外之
 戲故一致登報與前以維維來冒用
 國內服六零六七字名義與後故告
 國中西藥界勿効冒牌地位致受本
 所取給也●本行德國內服六零六
 六零六神丸●六零六膏三種藥
 假冒幸祈注意為●上海新世界對
 本行客

背痛乃腎弱之
 朕老宜速治腎
 此丸專治腎弱
 可治腰病
 腎痛腎
 筋痛膀
 腕炎水
 腫小便
 有石小
 便頻數
 小便短
 少等風
 著奇效

非唾一濠

(蛻脛)

中國劇的付歸

(馬先)
(二生)

我宣言不做劇評已經半年了，我不做劇評的理由，是因為（一）實行祇知掙錢不拍大罵爲婦女壟斷，不識批評的價值（如愛看容祖慧寫淫傷、類似的入）。（二）評論家的程度，日趨幼稚，專技業的爭論沒有根本的討論，所以我不用我的有限的腦力，和人爭辯這些瑣屑的問題。因此使不做劇評了。

但是對於劇的本身，仍想盡我的力量來謀改革，這改革的方法，決不是一罵便可了事。

我以爲劇的要素有三：

- 一、對於現在社會的刺激性；
- 二、對於演藝上的趣味性；
- 三、對於文學上的美術性；

演劇是借古鑒今，對於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的事，須痛加刺畫，能使看客立時受若干激勵，慨然自省，然後才能說是有益於世道人心，故此劇必須有激制性。

演劇有演劇的方法，所謂藝術是時若不研究藝術則難離喊爹，令人看了之毫無趣味，雖有激制性亦無所用之故，必當含以趣味性，而後始能引人入勝。

劇是文學的產物，自台詞之說白唱曲以及結構穿袍，都是有所謂的藝術，有了這三種性質，我還須重費一番話，有了主義，便有激制性，從前的主義不合於現代，雖有激制性，然而並不適用於現在，故此主義必須更新的。

藝術是一研究進步，決不是一成不變的，故此藝術不可不研究，而古法却不可拘守故步，決不可決定了一什麼樣套框風老調那些陳套，以爲是登臺造桂。

文學的美術性是指內性質言，不是祇把台詞唱曲，加了些風花雪月玉樹珊瑚等陳腐的詞藻，可以冒充文雅，須知要樊桐山易口實，於此道全然不在行，直是一味胡謔，決不可謂藝術。

余林岩之去思語

(坡小)

俗界出了個小叫天，這也算他們戲界榮耀的一樁。那時候是光緒二十一年，一個飯館，譬如要學江大頭，孫菊仙那裏有那麼大嗓子，偏生有一個叫天，你儘管叫，叫可將就點，嘿，那天照你這樣叫，天在戲界的功勞可就不小，然而造下孽却也不小，就拿北京而論，東城有個叫天，西城也有個叫天，就是在下從留聲機器城，還有一句句，人家也捧我一聲叫天，還有那些貴文先生們，做文也拿叫天兒做個題目，發錢袋捧叫天，弄得天兒做個題目，發錢袋捧叫天，弄得世界天上盡是叫天，我看真是好玩，我便宜下貴耳聾，聽聽這些叫天，連我這留聲叫天也在內，原來的都是些貓叫，還要費了許多評論家的筆墨，評來評去，說這一個不似那一個，很好，先生們評的何嘗不是，祇可惜我們這些叫天不靈的，人天天在那裏學，愈來愈，不似以先，不如從前的學人，自己知道嗓子不夠，也就不學高的腔，再低些裏着聽，現在的人，好像進了教育萬能那句話，不管能不能，就要做，凡事不自然，做不到勉強成功，總覺有些不自然，好在近來研究叫天腔調，比科學還要精細，無奈這個時代，不出天才，若講到教授法，實在他多精教，恐怕叫天在日也不肯教他那樣辦法，你如今不是說我們這些戲天，於死地嗎？我有一個朋友向我說：

學得對，就同學第一，不然，那學不得北京京票大王個厚唇，嗓子像木竹聲音，竹聲是在八音的別說說他博而不精，他是混潤的，還有人說他博而不精，也有人恭維他，扮起戲來，上帶些名貴氣，我想這一層，到也不必替他爭，他是個宗宗，天，然有些貴氣，可是橫攔數大一點人說，當年的程長庚，在安徽也唱過草台戲，相傳草台戲，就是花子班，不曉得開鼎花子一個大老板，當時說上可叫鼎花子氣派，大約後來大老板到京裏去唱戲，彷彿是叫化子做皇帝，而這個做皇帝小余老板，當然比不上皇帝，是有名貴氣五福，至於花子做皇帝話，是未有這回事，夢也做不到的，到是小余老板運氣好，南回，北回，捧場人到也不少，然則這些看客未聽過叫天，可惜當時些不注意，好像四野農民是，的，大家都吃過白米飯的，如今亂談，難忍看見糯米粥，也啾得很有滋味，啊，哈哈。

介紹名著 桐城劉豁公先生新編『梅部叢書』梅園曲本兩書，得此部之叢梅部矣，直是妙不可言，由上海中華書集成公司印行，『荷見惠二冊』，用敢介紹梅之曲與辨劉之文者（丹翁）

新活捉

(續丹)

洋式的上房裏忽然暗下了電燈，好像加上紗罩子綠陰陰，這時候已經是三更後，只有地毡上，鞋兒狗的小開前住吉林督軍的正夫人，雅懿驚醒南柯夢，夫人的傷喉聽聽得

卷之四
愛克司光錄

(一)
(七)
(一)

李通

第十三回 韓富與兒女同舟渡海 村女投網

話說韓富與兒子同船，忙用手挽着韓富，說道：『這才好！免得傷心。我親像你這樣辦法，好在先生原是讀書的，教訓子弟還有幾家鄉戶。兒童也多，將來使許多先生教訓他，在那裏放教？』也就可以開口。祝禮見其言貌，慨然允許，方才將一顆心放下，隨即去照料行李。收拾莊貨，並知陸富帶來的船，向陸家莊進發。誰知陸富雖然是一個鄉老，却生着一個多情的女兒。那一個小姐在煙裏，經這番虐待，說了她和祝禮同劉姓不能連合。又知道到海濱已同別人結婚。他登時便哭喪過去，及至用轎子將她抬回旅館，他却已是淚痕滿面，不肯再進飲食。老夫婦百般勸說，方才叫了幾個口粥湯。祝禮見女兒這樣可憐，他替着她流淚，也將他扼腕，請行迅速過一兩點鐘，在這地方，陸家莊不過有十幾里路遠，大家在船上吃了晚飯，陸續就寢。祝禮女睡在前面艙裏，因為想起自己身世，醒來而去；只是含含糊糊，身上又覺得非常煩燥，他便悄悄坐起來，將船窗推開兩扇，吸點外間空氣，只見一輪殘月，在水面上，圓亮好看，遙隔玻璃，風波沉寂，正在這無可奈何的當兒，忽然隨風滾過來一陣哭泣聲音，是鳴咽咽，在那裏傷心，一聲動，則是銀姐又在裏裏傷心了。益發將頭伸出窗外，向外邊瞧瞧，看見一個黑影子，直衝入河心，撲通一聲，四水浪花裂成幾大塊，圍兒不見，祝禮女沖口喊了一聲不好，也不怠慢，自家也中窗口跳下，跟着水去前去救護兩個人，在水裏扯抱成一團，聽文的膀臂上還微微抱住幾口吻，如此這時，祝禮女死也不肯放鬆，再說陸富與夫婦從睡裏聽見外邊喊聲，不見的坐起身子，望見一女兒床下，立刻喚起銀姐，轉得索索抖抖不住，立刻變成了鬼，嚇得許多人設法，硬了腿，用許多大手，大家都跑出來，已經個個手用撓鈎搭住賄文的眼，直往上海，賄文此時，緊急將如樓上樓上一跳，才將銀姐放陸富連連向賄文道謝，賄文讓步，老爺此時且緩回我講，趕着船娘緊急，他媽喝了幾口茶，上了岸，命人燒火煨湯，拍幾片生菜，銀姐服下，又吃了些此清水平，大放神輝，陸富也哭着說出，又祝福着，其尋這話，見我一牛沒多男女，祇有你一個寶貝，來幫道理，叫我第一房女婿送終，你若死了，叫我第二老兩口子也沒有活理了，你只當憐我的爹媽，將薄腸子放掉了罷，他既無情，你也替他守着罷。」一面說，一面催備酒菜，去替他脫換小衣，免得再受了寒。

天橋之一瞥

馬二先生自北京來，在南城之南，崇正街一所，小窩出內之處，近由寶豐園「招牌」純音藉改，然而仍其中下社會俱樂部之本。天橋爲「坤角大戲」之發祥地，本中泰藝者，比比是若昔之劉鍾姑娘等，現今之郭銀桂、桑琴、劉祖卿、王素蘭等，皆其中之燦爛，而余之往遊者，其目的亦在以此棍其有無後起之人物也。世間余途，爲我心甘，君，至「城南遊藝園」鼓場遠遠之，座寂靜，譯無狂呼怪叫及亂拍者（據我心想），園爲改良者，飲茶每客五枚銅元，另給茶葉。

辛酉秘苑

(七)

亦有一點特點：每離戲園時，則不吐煙氣。爲藝術上之寶貴、而以爲是乃挑中一廢棄者其結果必發生藝術以外的特別關係也。

茶館以外，並有戲劇處，以諸藝家之外，內各物如何，則不敢取教矣。此等場所，猶足見當京師舊習，惟自北遷西宮空地上，一新而建不遠千里焉？距前大戲院未幾，將所戶弄將次觀成，據謂將來開演，樹八大小胡同以外之新機，其地極場安善一帶，一面寬而爲治，其餘對於近時的推廣市場，改換康寧道路者，概抱一種樂觀以其目前導口振興市面，而多開設餐客，社會實於淫靡荒蕪之境地位，曾提與市政面如是乎，九、十一、三三分明予子種量豪虎阜四魂歸去歌兒舞女市福隔。兄言官爲張監三世後身，前二世若知之張掛山其一也，兄弟妻魂現魂魄兩魄西北四集

評劇家嘴饞的設置
（戴）
孫化威前在日雅微園愛上海英及係創劇大家

這一條新聞見中華民國九年十一月一日上海工商日報第二報電浪稱：「這不是評劇家嘴饞的所以嗎？」因爲吃了孫化威一個餚飯，就可以有一位評劇家在報紙上替他做了一篇介紹辭：

彭德維一時鎮平，而上匪四竄，奸宄伏快，多以須上爲亂心，赤未必妥也。昔天津作戲一宅宇彰影，然家有危津諒請公頗有允意，大兄力阻臣而彰德隆曰：吾既又挾於近村家人日夜無常消息，適先公重雲天王補心丹，遂復一電曰：請大人移駕登途，養以三日方行。千歲後，先公遽決令遵邊路，俱往彼飲合之宴，仍留滬上手行之日，大兄送車，神色不怡，似患狂癲，痛從從下，忽力賜服，西藥赤勇，紅銀之時，二月初旬，見兄昇怒，乃兩顧而奔，旁目強視于恐其疾動之難材，不必僕軍之子也。大兄原印驛事來，歸乃改乘子之馬，困之不趨，詎其故段入時，車東北指失，方至洋城，轡已先還云，望大兄降臨，傷甚招平謝，先公亦即命予選邀一友偕往擬就登車，過法租界，忽有一紙飛起覆予車之馬首，驚回身，雙腿曲折，馬即止，車亦無恙，友人問曰：予不宜行矣，予可及車站，已早候是日人罷都之車，予宣杖，友又引且告家慈母不合，予聽逐得病不往，改令二弟嗣親，後有人告子曰：君幸不歸，勸爾危矣，令兄降馬，予忿駁而後墜者，內疾外傷，飲食絕斷，左右咸謂致病由於君，大有不利於君之言，予莫測所由，後大兄偶避念而腦髓震化成成的文章，連那琴師和打鼓老郎——古騰匠炸在裏真有殺驗，我不能不服罪。我那板是一位排不起的阿斗，三天打泡，說就那樣無情的情看閣下台來，孫老板果跌下了幾塊破甓洋錢，評論家吃肚上的酒飯恐怕也不易變，我素勸評劇家以後捧角兒，須先要把那角兒的重疊數，丟再捧角，如果把個兒的人家捧了出，則將來角兒的確就是你們介紹人的確啊！

第二號評劇家來了
（戴）
戲子不敢將其名實宣佈出來，是怕評劇申通到流低致被罵裏來喝倒好，甚至要誣評劇家是兩個字的名譽宣佈出來，人家也不知道你們

神思已亂，其禍源畢竟不定，憤慨而成卒因此遭人忌弄，釀成疾病之禍。嗚呼哀哉！古人云：一言喪邦，誠哉誠哉！有使宗長者，爲先公業師之子，竹宦於直隸，先公即諭命在故事室學習其人恩而妄，好爲星相家言，自炫擅陰陽秘訣，日獲大兄之命，大兄初甚輕之，張照媚之術，達語人謂捕大兄之命，當爲二十年太平天子，故使大兄聞之，大兄信是命，而詳叩；張曰：推公之命，應以來歲始爲二十年太平天子，大兄雖終若爲生終總統之位，因國本，以某之計，立時欲貶帝制，將進總統位，以固根本，後經組織議政同盟會，則公之帝位或矣，若有困難者，公有模範圖，可以力服也。大兄爲張所惑，遂設帝制，斯誠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慈禧奉太后垂簾時，宮中稱曰老佛爺，蓋以皇帝稱道，而又加尊號，洪憲初元，大兄惡論指斥徐邦傑，命其傳諭各中庭，以後來呼之爲老佛爺，徐備具持此論，謂命於先公，徐有幕容陳昭清、字形志清之會元太倉人有詩旨，久官京曹，知清故事，乃謂徐曰：此消皇甫與皇后之稱也，今總統存在，萬不能如比稱謂，亦可限於總統禮節之下，不應宜可也，徐尙不知其責於大兄，彷彿隱定，陸告子，予以爲釋說，並無愚焚其論，徐殆了然。

多開口舌，今天忽然有一個戲子出來搶他們的生意，而且又把他們的弊病通通說出來，那豈有不犯衆怒之理！不過我們的題目既叫『嘲罵』，就應當惹我們的笑話，不要令天東猜一個名字，明天西猜一個把許多不相干的話說的戲子或不必要全連在一起，歐陽倩倩與汪優游是姓李氏現在內配不得戲子的話，不見是戲子的本人，你們只誇讚了想文字辭藻就是了，無論我是那個戲子，抑是你們的不涉，我也只是認爲你們關於戲的文字辭藻、臉譜文字、外，無論評劇家的本身是寫真像，文學家、詞家先生、洋行鬼，甚至於是漢儒、島婦、西藏喇嘛等等，我都不來管你們。

角散字加五角
角紙不書
摺疊書加倍
摺疊圖每件五元
摺疊碑每頭實代
詩文均另楷
續細加倍風不
卷册每字

求書者不暇應

寒雲主人好古

唐深得三代漢魏之遺韻而唐更進之至筆五
 隸定書例如下 跋每字 加 一 元 補綴行楷每字 一 元
 胡公山 獨小亭 同 代 收 件 處
 方地山 張伯元 啓
 官古忠 穀毅民
 長坡路仁勝里十五號胡厲
 近開路新康里一千〇八十一號河瀨

不倖作辛因發地本公見知事之惆恍有疑者不書也人有關於書中一事者或有其近爲之辯牒亦理之定域常予無用從其辨而辯願諸子不答不可以予無言而進誣爲事諒斷然故預爲聲言無論如厥難但不答閱者諒焉亦諒焉案案啓